相山集

七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illegible]

宋 王之望 撰

乞將江西淮南逃絶田展免租課劄子

臣竊見江西淮南逃田朝廷比緣少人請佃已於紹興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降指揮令轉運司行下所部州縣出文榜召誘不以有無拘礙之人並許踏逐指射請佃不限頃畝給與承佃人其祖課依紹興七年

十一月二十五日指揮送納自承佃後沿邊州縣與放免十年次邊州縣與放免五年候承佃及三年與充已業許行典賣其為招誘之法非不勤且至備且善可以見聖君賢相之用心也伏見近年以來請佃者漸衆而其間諸道人吏從而作弊以逃祖之重而絕祖之輕也遂將係官閒田暗却逃絕名色例行給佃或恣其乞取而輕重其租或俟其給佃既了續改作官員職田之類初年給佃次年即行起催並不依沿邊放免十年次邊

放免五年指揮至使朝廷之德意遂成罔民之虛文甚
無謂也欲望詳酌將京西淮南應干已未請佃逃移戶
絶官田各隨所在州縣見行則例逃重絶輕紐撮租課
沿邊放免十年次邊放免五年其逃田納租及三年令
其自陳以田畝土色紐作稅役別給 公據徑改撥為已
業許行典賣其絶田不以年限亦屬常平不得更加租
賦及行改撥務在必行如有違戾去處許佃戶越訴將
官吏重作行遣庶幾請佃之家不至疑懼安土樂業日

加墾闢用𪟝阜康之域不勝幸甚

乞止取佃客劄子

伏見淮南諸郡比經兵火所存凋瘵百無二三其間嘗為人佃客而徙鄉易主以就口食幸免溝壑者今既平定富家巨室不復問其如何投牒州縣爭相攘奪兵火之後契券不明州縣既無所憑故一時金多位高者咸得肆其所欲而貧弱下户莫適赴愬勉從驅使深可痛憫且人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當建炎之末

紹興之初斯民艱食米斗萬錢無貧富貴賤刮木皮屑草子以充食方是時人人救死不贍有能分小絶甘而以糠覈活人於垂盡之際者自非黠婁伯夷孰不轉徙而顧為之役哉今距彼時七八年矣以一日不再食則饑七日不食則死論之向非徙鄉易主以就糠覈雖人百其身安得復至今日欲乞自今以往應嘗為人佃客而艱難之際不見收養至轉徙他處者雖有契券州縣不得受理當艱難相收逮平定輒無故逃竄者聽其主

經所屬自陳收捕所在州縣不得容隱著為甲令庶幾潛銷擾奪之風大變逋逃之俗而有恥且格駸駸乎比屋可封之世不勝幸甚

罷山林寨巡檢劄子

契勘江北居民頃當羣盜縱横計無所出一時創為寨柵保聚各家老幼後來稍定朝廷念郡縣久無官吏以彈壓撫綏相繼敦遣盡令過江既到任其間貪殘不法者往往指寨柵以為寶貨淵藪朝遣一人焉括其錢暮

官人縣置山林寨廵檢一員郡置都廵檢一員統管下寨栅緩急相救所以加惠凋瘵可謂至矣而斯民終以前項二害燬沸吹虀傷弓驚木或聞邉遽賊警人人寧扶老攜幼冐犯霜露竄伏草莽莫有肯依寨栅為保聚計者然則廵檢之在今日蓋徒設也又况所置廵檢雖號土豪皆異時卒伍之暴横屠沽之桀黠者幸此平定不得騁其志肆其毒今乃借此廵檢之權誠恐一有不虞未必為國家用為鄉里謀而刼所轄之良民以復仇

報怨屠郡縣者皆此曹也伏惟都督僕射相公為國長慮而加意焉

論賞罰不當劄子

臣觀今日天下之大患不在乎邊寇與盜賊而在乎賞罰不當蓋賞罰人主之大柄也人主高居深拱而能使四方萬里鼓舞震動忽然如神日以聽命赴功而天下若不足為者恃有此耳使其不當則賞非特不足以勸能而能者且怠矣罰非特不足以懲惡而為惡者益得

以自肆矣然則天下何由而治乎古人善用兵者莫如孫武其言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已自知勝負矣夫論兵家之勝負而始乎主孰有道終乎賞罰孰明其言有深意也伏望皇帝陛下慨然奮發以賞罰為中興之要務夙寤晨興思所以求其當賞自賤始必欲當其賢罰自貴始必欲當其罪何者為當賢賞一人而千萬人悅曉然咸知為善之利者斯當賢也何者為當罪罰一人

司之職蓋如此帥則今之安撫使是也守則今之州軍是也且以湖北一路計之安撫使帥荆南大軍之所戍也緩急責以捍禦則固其職分而其一路共十四州唯信陽一軍係沿邊去淮無四十里戶口單寡財用窮匱不及近裏州軍一草市雖有戍兵百餘人正復受本軍節制萬一有警亦不足以辦事而況其不受節制乎今欲隨宜應變疾速措置務要不失機會莫若計沿邊地界遠近緊慢責令諸都統移屯邊上控扼要害去處以

子弟者還其家有刈其穀粟者償其直假以歲月使人人曉然咸知我專為德彼專為暴如是而舉北伐之師可使簞食壺漿復見於今日也

奏議

論收復當自陝西始奏議

臣伏聞金人改圖顧修舊好遣使叩關將至闕下近陝西偽都統者亦揭牓令其將士毋得交戰以待講解察其上下之意和議甚切盖和議不定則必有內憂不獨

懼我師之致討而已國家以生靈為念固應許其自新有如三事所宜審處一正名分二減幣聘三畫疆界竊料金人之議必出兩端一則欲仍用舊議更增歲賂而以河南故地盡歸本朝一則欲請復侵疆各守舊境而以契丹故事求為敵國二者皆未可遽許也女真本小部貢獻于我海上之盟以契丹之故約為兄弟契丹既滅便尋釁端以宣和為渝盟靖康為失信刼遷二帝淪陷中原聖主中興懷柔備至而狃於常勝必欲兼并凶

户烏古剌統軍司令史斡里朶謀叛被誅觀其累世骨肉自相剪除此豈安固之基靈長之運哉則彊弱之勢與靖康以後事體不侔遠甚若欲通好必尋海上之盟復敵國之禮然後可許名分既正歲幣自輕凡此二事彼必不敢固執惟分畫之議恐費商榷耳大河以南彼知終非所有或當輕以與我而別有所邀然淮漢之北人稀土曠都無險扼汴都殘破徒有虛名雖或得之未易經理發兵戍守少則不足多則不堪措置一乖腹心罹患此金人反復已

於必從獨留南陽以通武關我若并梁雍荆揚之區保江漢秦蜀之險平居無事積糧固圉敵雖猖獗亦無能為若有釁可乘知不足圖也此事至重非片言所决必一再往復而後可了惟少忍之而已陝西既得則置宣撫使司於階成和鳳之間而分布將帥據和尚方山仙人等原以臨制關中各用士人保其郡邑如熈秦京兆要害之處量出蜀兵戍之使以其力自全而不為蜀累邂逅有警則下車而出征萬一不虞則回戈而固守進

可逐利退無後憂撫綏數年形勢自壯不煩糧饋不耗
金錢惟稍出蜀縑增印錢引以募糴于陝西便足以了
辦經費天下之利莫大于此百世之業也昔楚靈王窮
兵桀虐民不堪命取陳蔡不羮又將伐吳為乾谿之役
楚人立子干以入郢王師潰于訾梁縊于申亥之家子
干微弱亦不能自立卒為弃疾所圖弃疾既篡未獲所
安及盡反陳蔡不羮之封其國始定五年而後能出師
金人今日之勢正類於此仰惟朝廷必有成謨狂瞽之

言豈足覼縷顧大議未定不厭詢謀用敢竭其區區之
愚惟陛下裁擇幸甚

狀

論瓦梁利害申都督孟參政狀

右之道所準前項指揮尋依應躬親前去真州滁州和
州接界地名後湖沿河相度迤邐至瓦梁同真州六合
縣丞諸葛缶呼集地分父老詢問得瓦梁河東至瓜步
口出大江一百六十里北接後湖西南至再安二百七

十里其水係盧州慎縣滁州來安清流全椒和州烏江等處山水相合流入此河東注大江每遇春夏山水暴漲即沿河低田往往淹没若築合尾梁口堰住水源壅入後河即南北淹民田及行路十餘里其東西係是上通再安下通尾梁河道並無利害内所淹地只是斷得自全椒南入綽門至和州路計九十五里其全椒西却有一路經由六丈再安至和州計二百二十里比綽門路只多一百二十里不甚迂曲况尾梁堰成即堰上自

是一條大路不復似河道有水阻礙須用船筏方可濟渡若經自滁州界白塔入真州界竹墪過瓦梁堰至宣化渡比之他路更為順便兼瓦梁下口又有六合渡薛家渡滁口山渡三處通宿泗滁濠等州入真揚州路別無阻節之道今相度上件瓦梁若從官員白劄子内所請築合堰口不惟困民力費民財浸民田有此三害其於控扼江左實不見其毫髮之利契勘金人前後兩次侵犯淮南第一次係由泗州入真州路第二次係由盧

州入和州路即不曾經由滁州後湖過江若論控扼建康今日天設之險上則莫若阻淮次則莫若阻江今言事者上既不能以阻淮為言次又不能以阻江為言而乃以為建康雖倚江以為固其控扼之勢實在江北欲積水後湖以為北海斷滁之全椒距和之烏江一路而期以控扼制北兵不得徑至江山豈不謬哉之道竊聞之周世宗時李氏苦周兵之南侵其臣何延錫為畫此策方肇雷塘石封瓦梁口未及告成而數州之民皆去

而歸周故是役罷今國家紹開中興遣兵戍淮乃所以為江南之屏蔽自茲以往要當日闢千里廓清中原以副四海望霓之心上件官員白劄子所陳實恐未為利便今以沿河父老所言及之道所見謹具狀申都督相公伏乞鈞旨更賜詳酌施行

論廬帥久任狀

契勘安撫使繫一道帥臣如淮東之揚州淮西之廬州所以控扼邊防為國屏翰平時猶不可輕以授人而況

於今日乎伏見淮西安撫使仇悆沈靜有謀剛方不屈當去年冬敵入寇諸將逗留莫肯赴援羣吏睥睨咸欲逃遁而悆乃能死守孤城至統制官張奇刼之以兵曽不少變卒使江北數千里之地頼以保全非選植其才能若是耶往者朝廷忽以李健替悆守江州淮西之人莫不危之繼聞報罷道路乃復翕然相慶夫健之才或過於悆未可知也而人以悆之去為危者才固見於已試也才之不可多得也尚矣選植其才而又不能固之

相山集卷二十三　　　　宋　王之道　撰

序

擬宏詞太初歷序

漢自高祖開基迄孝武元封七年葢百有二歲矣而循常習故至于稽古創立法制粉飾治功之事猶多闕焉於時歷法壊廢晦朔分至往往失度帝入公孫卿壺遂司馬遷之言慨然嘆曰歷者天地之大紀先王所以仰

觀天時俯授民事者也奈何漫不問因詔御史大夫兒
寬與博士共議寬等乃言曰帝王之有天下必改正朔
易服色不相沿襲所以明受命於天也其議造漢歷以
為萬世則初漢襲秦言歷者宗張蒼至是乃得鄧平及
唐都洛下閎等二十餘人以律起歷而罷其尤疏濶者
十七家始用夏正以正月為歲首改元太初且以名其
歷焉惟律本於黃鍾之管具長九寸其圍九分得積八
十一寸而歷所繇作是為八十一分以太初之元年十

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應無毫髮之差茲誠炎帝之分八節黃帝之紀三綱唐堯之命羲和虞舜之在璣衡之事也猗歟那歟生民之道其在茲乎

送因覺上人遊天童序

上人因覺與其弟思古從余遊十年更兵火艱難義等手足今年春不余告杖錫東去令人悢然若有亡也是行自湖之道場來過余相山入門笑啞啞不止徐謂余

不少降今又遭此橫逆吾意君當顚頓不堪其憂而君固自若以此而處富貴吾知其不淫無疑也上人又將為天童之游挽而留之莫得予來年亦當求官四明見上人於林下然未敢必也故書此以為異時一笑云紹興三年冬十月

贈孫明遠序

建昌孫明遠妙於地理言吉凶禍福若相人然期以歲月若神今之管公明郭景純也予昔葬先君之明年夢

持杖履立塚前若指顧狀俾令修之覺而忘其處十五年間或培或濬雖屢修終不滿人意今年春復夢更葬予竊怪之後兩月而明遠至自廣昌因予同年曾子修獲有請於明遠蒙不鄙過予往視松楸而觀其形勢一覽而得其地於西南二十步外正與夢符使予若醉而醒且悲且喜勢止形昂前淵後岡真葬書所謂龍首之藏者以秋八月壬午更葬獲克襄事予老且拙百不逮人何敢徼福於先君然而明遠術數之精不可以默而

不書因其歸也作是文以送之紹興二十年冬十月

應資深康樂園四詠詩序

謝安石晉家第一等人方隱居高卧東山與支許輩事漁弋其誰敢以功名累之一旦從征西役卒能救危顛於將亡而副蒼生之望其誰不以功名歸之應丈承事即其第之東園斬茅代石治臺觀以資觴詠之歡葺卉木以助江山之勝蕭然有謝東山之高風正恐鳴騶入谷鶴書赴隴而康樂之樂非公所能獨有而與蒼生共

五曰夾鍾六曰中呂六律所以合陽聲也六呂所以合陰聲也陽為天陰為地天氣下降地氣上齊陰陽相摩天地相蕩而樂在其中焉然則律呂者陰陽之聲陰陽者天地之氣是樂為天地之和明矣宜其幽足以感鬼神明足以諧民人徹而至於百獸率舞六馬仰秣有不期然而然者且律始乎黃帝取竹於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地曰嶰谷竹生而竅厚乃命伶倫斷兩節而吹之以聽鳳鳴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故製箫一十有二起於黃鍾之管九寸轉而相

生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下生者去一而十二律備焉茲雲門大卷之所由作也自時厥後如堯之咸舜之韶禹之夏湯之濩武王之武未見其捨是而能有作者嗚呼律之妙一至於斯耶班固既已推明其功以為律本載之漢志故愚輒復撫其事實而系之以序

記

和州重開新河記

曲阜孔公純老倅濡須之後年以嘗連攝郡事無為及

龍舒二郡之民鼓舞政化歌頌惠愛故其治狀聞於當
路諸司交薦未及終更而歷陽闕守天子用周漢進律
增秩之典俾往治之無為吾鄉里也命下之日備見耄
倪歡踴萬口稱贊已而咨嗟太息曰何為奪我賢別駕
至挽留不能去公既至歷陽下車未幾已而其吏民安
於清靜不擾且復服習二郡之先聲不煩告戒申令自
底于治乃恤民隱乃訪民病苟可以為人除害興利者
無不為之新河東西橫截郡城而過在郡治之南百步

外上徹麻湖下徹當利河瀕河南北皆民居自更兵火廹今三十年失浚治瓦礫糞壤日填月壅幾與岸平舊含山歷陽竹木薪芻稻麥菽粟凡可以為民食用者咸自麻湖入新河直抵郡城新河既湮塞舟止歷湖門外數百步人始知有般挈負擔之勞而歷湖南西北三面羣山森羅衆水所瀦下流既阻新河之淤積潦無所泄並湖之田歲稍多雨則成巨浸民甚苦之公既受愬暇日按視河濬審度利害得其要領以紹興二十九年冬

十一月已亥乗農之隙用民力而浚之千里之民欣欣然而來當隆冬沍寒舉鍤成雲揮汗如雨曾不踰月土功告畢而河流湯湯導麻湖而東之害於焉除利由以興漁舠𥳑舸輻湊闤闠賈謡商謳鼎沸市井瀕河居民就滌濯資灌溉得爽塏之樂去底滯之苦其耕於麻湖之濱者自今以始歲其有而無復水溢之患豈曰小補之哉於是賓僚吏屬庠序之士畎畆之民填溢公門願紀實建碑垂示無窮且謂予往者嘗官歷陽熟知斯

民利病來丏予文以記其事予竊聞之薛大鼎在唐為滄州刺史先是無渠淤塞大鼎浚而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之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滄海魚鹽至昔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德滂被今公之浚新河殆與大鼎異世同功而能使麻湖夏潦有所從泄並湖數千百頃之田歲豐而無饑算課見效則似過之然天下之理有開斯有閉有通斯有塞是河行於郡中其濶不踰四丈其深不滿八尋而居於其傍者苟於自便投瓦礫堆

糞壤日加益而人不知然則後二十年積而至於閉塞可以前料開而通之必有與公同志者焉

通濟渠記

唐有天下因隋之舊都長安以關中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然自江淮距汴洛以達于關中除其間陸運畧計水行無慮數千里動有風濤覆溺之患自李傑裴耀卿常堅相繼領漕事當時稱其舉職後不復有繼者盜起天寶陵夷至于代宗漕

路幾絶不通京師米斗千錢天子為之宵旰於是元載
當國而劉晏實主東都河淮西江南東西租庸鹽鐵轉
輸有意事功乃抵書元載條具運之四利四病載乃盡
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竭其才因自淮泗泝汴入河究觀
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廝河為通濟
渠且隨江汴河渭所宜江船不入渭而江南之運積於
揚州汴船不入河而汴河之運積於河陰河船不入渭
而河陰之運積於渭口自渭口而易船然後達於太倉

兩淮之俗從昔號淳厚故其民重犯法而少鬬訟爲長
吏者誠能因其俗以布政施教而不擾焉家家可使和
協輯睦人人可使敦龎純固而乖爭凌犯之愬不至於
庭得以暇日嘯詠湖山之勝從容賓僚之樂把酒賦詩
圍棊鼓琴以度朝夕而民惟恐其去不然澈精神竭智
力以從事于簿書刑獄非特身不得須臾寧而民亦困
以病且貧恨其去之不速無爲在淮右地最僻左蓋大
江注乎東南巢湖瀦其西北羣山環之緯之川流自太

無事於是喟然嘆曰無為之舊稱道院以今觀之名不虛得矣而道院未建殆闕典乎迺度厥材迺鳩厥工乃即郡治之西秋香亭壯其基址宏其規模為堂五間于其後而前翼以脩廡三旬而成不陋不侈上下遠近不知其有是役也本路運使華原鄭公政尚清淨嘉侯之能因其俗而不擾也為書其額榜以淮西道院落成之日民之來觀者莫不歡踊稱贊於其下曰使君之意是殆無事而使吾富乎無欲而使吾樸乎將昭示於無窮

而使後來者知所遵乎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斯言
非矯誣也所以報使君愛我之賜也予獲寓是邦竊聞
其言喜而書之

盧州天慶觀物產記

世以儒釋道為三教名雖不同其實無二以迹求之但
見其殊耳予嘗觀夫習為儒釋道之學者較其力於所
事不顧軀命以極其嚴飾奉其祭祀而為無窮之供罔
極之傳者往往儒不如道道不如釋或者以為善惡因

果報應之說莫如釋氏深切著明故能竦動羣聽如此雖然為儒者之說者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為道者之說者曰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玆非明其善惡之報也哉言至於此殆未可輕議也今之士大夫未有不學乎詩書禮樂而能入官者若是則無非儒家者流也以浮屠氏之不愛頭目髓腦國城妻子而惟佛之從為吾儒者當何如哉而世乃有侵學宮之地以廣其居

占學糧之田以厚其生者良可太息道士任致明予之里人盧為淮西帥府而管内道正久闕紹興二十六年桐廬姜侯祕監被命出牧下車未幾令其徒推擇有道行可以為衆所服者遠邇莫如任賢牒無爲以禮敦遣至則領道正事為之植僵興仆苟可以出力為觀門利者無不至盧有兩觀一曰天慶一曰報恩凡兩觀舊有物產籍更兵火不存至是詢究始末悉以狀上所屬勘驗得實前後給者凡四將以劖之石而貽後人暇日攜

以示予曰吾於合肥其去來猶傳舍也而兩觀舊籍之物產不可以吾去來有時漫不加問噫任之用心如此豈非予前所謂盡於其教而能為無窮之供罔極之傳者哉是可喜也乃為之書後二年歲在戊寅夏六月

紹興府法華山維衛像記

按西南維衛無量壽佛像記云阿育王第四公主以姿貌寢陋冀其端嚴捨金銀銅冶鑄斯像四十九軀首飾火焰足飾蓮花布四天下為衆生植福之本此山得四

十九軀之一而居其冠初晉成咸和四年有婆羅門僧寶奉斯像泛海東來比至齊祖兵亂徬徨無所向因穴地而藏之大河之側頃之發藏無見夜夢神人告曰爾其往江左謁丹陽尹高公悝當自知之婆羅門僧如其言詣悝悝曰某年月日偶以職事至張侯橋遠望橋下有五色光輪囷覆水命左右視之得斯像於遡流因聞於朝有旨致之闕下闢凡官寺以居之輦入金陵抵長岸坊口牛不肯進鞭之若與人競徑入長干寺中有司

以聞上歎異久之賜内府錢數百萬為殿以奉香火婆羅門僧闍悝言悲喜交集因辭悝走長干瞻禮以終其身更宋齊迄梁大同中昭明太子統親自長干輦送斯像奉安山中至山之日頂放白毫相光宛如組練縈遶十峯明年山發洪水墜石崩崖摧壓澗谷寺成巨浸而像設中立塊然獨存肆唐會昌之變欲毀為錢以不能碎故存之始在長干當宋齊之代甞失火焰金蓮所在宋人董琮因採珠于交州覩物觸舟之祥而遂獲火焰

齊人張世係因捕魚于臨海覩蟹相附之異而遂獲金蓮嗚呼變化不常去來自在地祇所不能祕王命所不能拘火所不能燒水所不能溺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哉故書之以告來者

欽定四庫全書

相山集卷二十四　　　　宋　王之道　撰

書

論增稅利害代許敦詩上無為守趙若虛書

愚嘗讀西漢書至曹參傳未嘗不反復玩味而想見其人恨不獲同時雖為之執鞭而無悔焉初蕭何既死參自齊相被名代何將行屬其後相曰敢以齊之獄市為寄愼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

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嗟乎君子之所為是豈衆人所能測識也哉雖然蓋有授之者矣參之為齊相也當天下初定思所以安集百姓因召齊之諸儒使各述其所見而言者以百數率皆不侔未知所以適從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黄帝老子之書參乃使人厚幣致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室以舍蓋公而師用其言故相齊九年齊以安集大稱賢相夫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此語未

有大過人者而參行之不變其效乃至於是然後知昔
人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為煩爾殆與蓋公之言
不謀而合也由是觀之參之不欲擾獄市其源蓋出於
此淮南在今日為國家咽喉唇齒之地軍興以來淮南
所以受兵最重者蓋以大江實控扼於前也曹操之於
吴苻堅之於晉所以睥睨江左而至於狼狽者蓋以長
淮實牽制於後也誠欲屏蔽江左則不可不實淮南欲
實淮南而不務撫養休息使其富足以圖緩急之用欲

重其税歛而自竭其力無乃不可乎前後建議之臣非不乞括田增税朝廷非不從其所請而下監司守令施行之然卒不聞立賞罰以為監司守令之勸沮者無他亦可以見主上不忍人之政與相國不擾獄市之至意也又況淮南累年以來常苦水旱相半所入既薄而米賤如土直不滿百斯民艱於得錢而私債官逋督責旣嚴不敢不償故日就貧窶秋成之日場未及滌而百室已告竭矣萬一州縣不容從告訐之俗而行履畝之税

莫之顧恤其流亡可立而待也不知流亡之後何時而能使復業耶蓋盜賊之警流亡可復也凶荒之變流亡可復也有大於此而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尚可冀其復業耶惟是苦於賦重而至於流亡一復業則前日之積欠將紛至沓來欲去而不能欲留而不可故不若流亡之愈也稅其可驟增乎然則終不可增耶戶口之增衆而墾闢之不增廣者未之有也墾闢之增廣而賦稅之不增多者亦未之有也今閑曠連阡亘陌斯民

不復問其耕之鹵莽耘之滅裂而其實有鹵莽滅裂之報為佃客者又貪多務得止使所收不償所種亦當取其十分之四往往倒持太阿以陵其主人故主人常姑息而聽之且有田於此前年固常耕矣既耕而力或不能種者有之既種而秋成或無所收者有之去年之與今年雖或不耕不種而前日墾闢之迹猶在也因其有墾闢之迹官司遂得以括之村鄰遂得以糾之平時素所不快者遂得以告之而加其罪責焉可不悲哉嘗以

周官考之大司徒之制其地域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說者曰不易之地以其地美而歲種之也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以其地薄休一歲乃可復種也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以其地又薄休二歲乃可復種也故家三百畝遂人頒其田里上地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田百畝萊百畝下地田百畝萊二百畝說者曰萊謂休而不耕者夫井田之法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百畝為公田八家之所同種也其

外八百畝分給八家家各百畝八家之所自種也其自種者得而私之其同種者則以輸於公上所以代稅斂且既曰八家皆私百畝而大司徒之所制乃有家百畝家二百畝家三百畝之不同何也以其田有美惡有可歲種者有休一歲然後可復種者有休二歲然後可復種者是則休二歲而復種者三百畝止可當不易之地百畝今不問其田之美惡凡耕而不種種而不收者悉欲責其賦斂可乎且既曰八家皆私百畝而遂人之所

須自田百畝之外或萊五十畝或萊百畝或萊二百畝之不同何也以其田有當休而不耕者故雖上地百畝猶給萊五十畝是為百五十畝所以寬其上地之賦也至於中地百畝則倍以萊百畝是為二百畝所以補其中地之賦也下地之與上地相去遠矣故下地百畝則萊至於再倍而給之二百畝焉是為三百畝所以足其下地之賦也今不問其有當休而不耕者凡耕而不種種而不收者悉欲責其賦斂可乎敦詩常以此語人而

或者難之曰今之法與古之法豈可同日而語也歟詩獨以為不然何者君相所以寬恤斯民與成王周公之用心蓋不殊也特行法者之過也何以知其行法者之過比有言者嘗請於朝曰守令能於任内勸誘民戶歸業增墾田五百頃當陞秩一等為守令者利於陞秩也不問其戶口增不增徒開告訐之路以來頑狡不逞之人因其條禁之有罪賞又從而嚴刑峻法以行之而民始無所措其手足矣且安集流散墾闢汙萊守令之職

也而何以增秩為乎使守令萌僥倖苟且之心而害及斯民者此實啓之也夫告訐不可長也尚矣為此者要非所以美教化厚風俗使人有士君子之行而上副吾君躋民仁壽之意也於傳有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且徹者什一之法也什一者周之法也什一之謂徹者徹通也什而取一實為天下之通法也方哀公時其

取於民者什之二而猶苦其不足故問於有若有若之
以徹為對蓋譏其取於民者過重非周之法也大抵國
家之富當藏之於民世豈有百姓足而君不足乎仁人
之言其利溥哉如有若誠可為天下後世言聚斂者之
誡也敦詩多幸得為閣下部民閣下開府未及一月而
政事無小大到則剖決犂然有當於人心豈弟循良之
稱洋溢乎遠邇敦詩聞之喜而不寐復念無為小壘戶
不盈萬茲何足以煩游刃而數年來未見有賢且明如

閤下者雖然人非堯舜安能每事盡善聽訟非易事也而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識日雜進於其庭乃欲以一耳目智慮聽其詞而盡其情敦詩恐小人挾詐懷姦乘間抵隙得以誤其聰明而爲政事之累也昔人謂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愚無他腸是行也敢以野人之見取曹參不擾獄市之說裒綴成書求見於閤下庶幾一得之愚或可裨備聰明之所不逮噫姦人爲政者之所當先去也而曹參以姦人無所容至戒後相

無擾獄市而況於齊民乎其不可擾也明矣抑又聞之君子之於政也不獨為國計且為民計不獨為民計且為身計不獨為身計且為子孫無窮之計能為子孫無窮之計而利不及乎身者無有也能為身計而利不及乎民者無有也能為民計而利不及乎國者無有也而昧者反此為子孫計而不顧其身遂至於貪以害其民民受害而國益病矣豈能福及於其身哉又豈能福及於其子孫哉當太宗時錢氏既納土朝廷遣王方贄使

兩浙以均稅始畝稅三斗方贄至則為減三分之二以聞於上而不復請使還太宗詰其擅減之由方贄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也兩浙今既為王民矣至於租稅豈容尚循偽國之制哉太宗善之而兩浙之民至今畝輸一斗今萬乘駐蹕兩浙中外廓然無事而方贄之子準實生丞相珪珪之子孫布在仕版大而為公卿小而為郡邑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若方贄可謂善為民計而利及乎國者初亦曷嘗為身與子孫之計哉身享顯榮

而子孫昌熾如此職有由矣不識閣下然之否乎

上江東宣撫李端明書

之道觀今日天下安危存亡之機間不容髪如王彦充據壽春窺合肥一事最不可忽夫彦充憑驕寇偽齊之勢擁衆數千攻陷壽春方且蠲煩去苛矜老慈幼勸播植通貿易修城浚隍誓與斯民同死生此其志正恐不在壽春而在合肥蓋合肥在淮南最為重城西北距淮二百里有奇而壽春實在淮上東南距江亦二百里有

奇而建康實在江左江淮相距不踰五百里而三郡在焉其勢猶脣齒股肱不可以相無也國家誠欲都建康則宜緊守淮南以為藩籬欲守淮南而不能保有壽春合肥雖守猶不守也昔史思明乘汴滑之勝欲窺洛李臨淮以洛無見糧戹偪難守問於韋陟陟請益陝兵退保潼關為持久計臨淮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而守闗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北此猿臂勢也

今欲守淮南而失壽春既有脣亡肱折之患矣奈何復委合肥於虎口而不問邪使彦充苟出上計攻其無備出其不意其取合肥猶破竹也失合肥則失淮南失淮南則天下事去矣建康且得高枕而臥邪蓋古者帝王之居必在中原吳越斥鹵苽蒲之墟地傾兵弱固不足以號令天下建康雖舟車所會更六朝之建國然自古及今未有不資淮南以為屏蔽者方金人南渡之歲杜充守建康而委淮甸有識者咸知其無能為前軍已覆

不可不戒也之道不肖亦嘗謀為國家之計莫若選擇
賢將戍重兵於合肥務令一切如羊叔子之在荆州崇
信義禁侵掠使敵人曉然知朝廷之意以俟士卒可用
然後乘其敝而攻之庶幾可以得志兵法有致人而不
致於人茲其大略也苟不出此而聽其所為以失其機
後將噬臍其可及乎之道淮人也而請戍淮雖有類乎
私己竊惟宣撫端明以伊傅為心恥一夫之失所使之
道誠私己猶當惻然念之況大纛高牙實為合肥壽春

滁和無為主帥其宜軫慮無可疑者今壽春既陷合肥危若累卵滁和無為數千里所存刀鋸之餘民朝夕惟隣火傷癸之是憂之道代匱鎮屬於閣下亦僚寀也乃不於此而望將誰望耶之道今月初六日自歷陽來拜謁者且將浹日矣固嘗披肝瀝膽具以鎮守之懇淮人之情閒諜之言以瀆於下執事雖蒙閣下矜其危急憐其無告略去等夷俾得盡其所見獎之以語言勞之以飲食下逮奴馬之賤飯芻無所不問於人之觀聽則可

謂榮矣然於之道之初心所以為淮人之計者則未也且宣撫端明受九重之寄訖來鎮建康以兼領於淮甸今大駕指日幸臨而營繕之命不絕於道是役也之道固不敢期端明之必行而幕中之賓如參議宗公實一時之英傑忠誠憂國不愧古人其沈默有謀人咸以為有乃父留守之遺風而留守之德在國家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而況其子乎聞之道路虜賊劉超願以所部聽命立功補過而都督前軍統制崔公增自鎮

江來拜宗公於堂下感泣嗚咽久不能起蓋留守所至有以固結人心如此之道聞叛亡之徒如王善李成今為賊用欲乞兵南來以抗我師而留守之於二人亦有生死肉骨之施昔僕固懷恩誘回紇結吐蕃擁衆三十萬來寇中原郭子儀以衆寡非敵單騎謁回紇壓以至誠卒能使倒戈以乘吐蕃而破其衆惟宣撫端明威聲所加固有以褫姦雄之魄而奪之氣今合肥之行誠得參議公授以成算俾之董師臨敵庸詎知王善李成之

不背賊而向我耶若與朝廷當一面以作士氣以張國勢以寬吾君西顧之憂則有餘矣之道忠義所激不自知其狂僭伏惟鈞慈哀其誠而貸其罪且無以文采蕪穢而遂簡其說幸甚

上宣諭汪中丞書

之道竊聞之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蓋幾之為物藏於眇忽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其至也誠

能因之而不失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而獲不終日之貞吉其去也疾不容瞬咨惟失之後將噬臍悔可及乎是故智者不先幾而起不後幾而發先幾而起是為妄動後幾而發是為失應昔者越王勾踐以會稽之棲逮其反國焦心嘗膽思有以報吴後七年而民求奮其臣種蠡之徒止之以為未睹其可乘之幾於是乎斂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夫差空國北從黄池之會遂一舉而敗吴再舉而亡之竊惟主上歲在丁未以徽

廟之子淵聖之弟兵馬之元帥乘父兄北狩入繼大統
於今蓋三十有五年其所以含垢忍恥屈己講和歲以
金繒餉遺敵人其為禮惟恐不至而未嘗厭怠者無他
上念二聖之播遷而冀其復還下憐四海九州生靈之
塗炭而冀與一世同其休息也今二聖相繼升遐雖徽
考之弓劒歸葬固陵而淵聖之梓宫未知何在前日使
來所奏敵人語言大肆嫚辱意在窺併淮地之道指江
為界古人所謂多行無禮必自斃者正謂此爾以愚觀

之敵人之危不朝則夕然未知所以危之者果誰也何則敵危有三無故而去其巢穴徙都燕山則固有可危之理今乃自燕徙汝自汝徙汴所過居民丁壯婦女室廬器用牛馬稼穡為之一空所與偕來之人莫非素所扈從不堪久役之苦而叛亡者過半所存餘黨見其勢敗事去因起而危之此其一也淮北之民懷祖宗二百年涵養之德朝夕延頸以俟王師之來願為前驅萬一王師或緩其期勢亦不容自已因起而危之此其二也

契丹有不共戴天之讎今聞敵人追兵本國非獨抗拒不來且立契丹之子以為主彼或乘上下之憤而釋憾除嫌因起而危之此其三也三者雖皆足以危敵然度其勢皆因其叛盟於我故得以投間抵隙而乘其幾若是則我所當乘之幾而彼或得之要其亡敵雖均然論其投幾之會間不容髮則在我不能無失應之悔蓋其黨得而危之則是殺一賊生一賊羊祜所謂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

雖有百萬之衆未可窺也其爲後患豈不大哉此幾之不可失者一也彼民得而危之則恐姦雄得志而勝廣之徒出焉雖若無足慮亦須煩其征討此幾之不可失者二也契丹得而危之則河北之地恐非吾有雖若無足慮亦當圖其恢復此其幾之不可失者三也今敵寇在大梁無異於夫差黄池之會國家蒐兵講武以俟敵人之隙者何翅勾踐之十有八年今乃先叛盟于我王略而彼民之望我師不翅大旱之雨我師之思奮以刷

數十年之恥恨不朝發夕至斬其首以獻所謂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卒然而會於目前惟此機會自與敵人用兵以來歲周三紀今乃適至其不易得蓋如此又豈可緩而失之也哉昔苻堅以小酋之種擁秦雍百萬之衆欲吞東晉而併天下於一統師次淮淝晉用謝玄以兵八千走之堅遂滅亡方堅恃衆自謂投鞭於江足斷其流亦何壯也逮淝水之敗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師至又何弱也觀敵人之驕侈殘虐堅之爲國蓋不

至此然其輕侮中國則甚於堅天之亡敵在此時矣恭
惟宣諭中丞以直言劲論正色立朝為時王魏凡有識
有知者莫不想望其風采兹緣敵人窺伺漢淮而主上
奮厲武赫斯怒仰稽天時俯察人事分命諸將移屯江
北要害之地以備捍禦重念湖北京西控扼上流特遣
閤下將使事奉密旨撫勞將士體訪事宜其與裴度以
中丞之視征討淮蔡之師異代同符是時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上言以淮西三小州殘敝困極之餘而當天

下之全力其破敗可立而待然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斷與不斷耳今敵人犯此三忌而是行叛盟殆與苻堅之寇晉略不少異而況所有兵民往往背叛其視苻堅之衆百不二三重惟國家養兵數十年斯民之勞敝極矣必欲息民莫如休兵今乃當應而不應當動而不動當起而不起則恐一失機會而兵休無時民亦何從而息也哉不識閤下自出國門以至於鄂千有餘里之遠亦嘗詢及芻蕘之言乎士卒之論乎聞而思奮者臣而思

報其君之讎乎子而思報其父之讎乎弟而思報其兄之讎乎民至愚也合而聽之則聖抑亦以退避為是與非乎以進討為可與否乎范蠡所謂從時者猶救火天與不取反為之災嬴縮轉化後將悔之愚願採斯言以告於上庶幾休兵息民之有日也干冒台嚴下情無任

紹興八年六月十二日上侍郎魏矼書

之道竊聞之先民有言詢於芻蕘以謂人有所長不可以其微賤故忽之也之道比緣赴調居於臨安之隘巷

者八十餘日朝夕獲聞閭閻之言似有可取者輒敢以其所聞上瀆聽覽惟執事擇焉其言曰王倫使金還金遣使隨倫報聘國家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君北狩萬乘東巡百姓墜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又復縱倫賣國引盜入家以罔我虛實排辦館待之具所至騷然夫金人之為此也利得子女玉帛爾不以吾之所以館待者過禮而遂已也今有被盜者家徒四壁立復不自量又從而東借西乞以其所有而夸於盜其

不為盜之招者幾希頃年章誼孫近使金餘人盡留南京惟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金使之來自合引用此例留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褫其魄而奪其氣亦足以示朝廷之尊乃若議和則有九不可而一可之道聞此言如醉而醒如夢而覺因謂同舍郎曰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茲殆所謂一得者乎請試為執事陳之父母之讎不與同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金人昨犯京師自徽宗皇帝明

德皇后以下悉從播越今茲仙去雖云厭世其實殺之
又況淵聖之與六宮尚困沙漠四海共憤恨為人子弟
者義當何如此其不可和者一也當唐德宗時吐蕃因
沙堡之敗懼而求和宰相張延賞入馬燧之言請於德
宗從之當時諸將獨李晟以為不可諸相獨柳渾所言
與晟意合曰豺狼之性非盟誓可結已而吐蕃果刼盟
如晟渾言此其不可和者二也和戎所以息民也斯民
厭亂久矣孰不欲其通和而幸其休息哉今輿議乃爾

蓋傷弓之心猶思靖康覆車之轍而懼其復蹈也必欲議和是咈民心民心則天意也天可違乎此其不可和者三也頃自車駕南幸金立劉豫於濟南以有中原之地歲責幣三百六十萬緡豫奉之未嘗少有墜失一旦以計廢豫盡豫所藏擔囊揭篋倒廩傾囷而去若取諸懷不煩顧指而我師以君伐臣睥睨累年終不敢進非金勇而豫怯我弱而豫强也蓋豫已臣事金人則金猶父也豫猶子也為人子者固不虞其父之見逐惟不虞

其見逐故金得以逐豫如反手之易為豫計者亦初不謂豫曰汝於金非有父子之親徒以我之廢吏故立汝以為得志必將與我抗而為己之捍蔽也抗我則所以事己者不敢不至豫既挾金以抗我則其於我也不復若金之不虞其見逐也且日夜求所以勝我惟恐其不勝而見擒是則我之所以不能取豫者以豫視我若讎而豫之所以見執於金者以其待金者過於親也今金欲和是以劉豫畜我此其不可和者四也當寶元康定

間契丹以重兵壓境遣蕭劉六符來聘意在刼取關南十縣朝廷命右正言富弼為報聘之行仁祖重念兩國生靈之故許其歲增幣而契丹平逺卒事弼不肯受賞曰此非臣之本志也嗚呼忠臣之謀國一至此耶今金無約請和非出於謀則是厭兵而欲結好於我以邀歲貢從之而遂罷兵則非特不能保其不叛盟而乘我之間又恐朱克融輩變生不測從之而兵不可罷則不能不於養兵之外横賦重斂歲供溪壑無厭之求其勢

必至陳勝吳廣之起於秦青犢黃巾之起於漢爲禍殆有甚於此者此其不可和者五也頃年以來諸將非不進討終不能取淮北尺寸之地或暫得之復旋失之正使舉大河以南盡還朝廷度其力果能保有之乎與其隨得隨失不若置之度外以俟其力足以制金徐爲進築之計此其不可和者六也自古中興之主未嘗不因於險阻艱難惟其履險阻艱難而益撻益堅因能興衰撥亂而光祖宗之業刷父兄之恥而見稱於天下後世

若周宣復文武之境土漢光之恢復疆宇是也今得河南之地不足以立國金藉此求和則必天地以要我自此以往雖使王靈日張軍聲日振尚敢議恢復之圖哉此其不可和者七也漢唐以來中國之待外夷不過征伐之與和親征伐則將帥任其責和親則廟堂主其議今天下之權不在廟堂而在諸將諸將擁重兵據要地偃蹇自肆視國家之安危存亡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漫不加意遇緩急則雖請援者駢肩於庭督戰者接武

於塗方且傲睨而不顧逗留而不發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儻從金盟而不與諸將議使金誠和猶恐自疑而至於潰叛萬一挾詐如尚結贄之意在窺窬是使諸將得以有詞而不復出兵矣此其不可和者八也李義琰嘗曰大國之使可當小國之君今主上以休兵息民為重固不憚臣事金人且以其主為君則其使蓋同列也若金使援此為言倨慢無禮不知朝廷何以待之此其不可和者九也然則所謂一可者孰可哉韓原之戰

秦伯獲晉惠公晉遣陰飴甥使於秦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曰必報讎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於是秦伯說陰飴甥之對改館晉侯而歸之初不

聞其以賄盟也今金誠欲還二帝六宮與祖宗之故地而為德於我以要我盟曰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各守封疆世世子孫慎勿相犯有渝此盟明神殛之而無所事賄夫誰曰不可同舍郎曰子之所言九不可理固然矣所謂一可乃服而舍之如秦伯之歸晉侯也夫晉侯以三施不報有負於秦之君民秦伯尚且歸之我徽宗皇帝初不聞有負於金而生不得反其國死又且要其盟豈服而舍之之道哉使金無所要但以有負我遂歸梓宮

之與天眷猶當愧於秦伯況不如是耶為今日計當以此意明告使者而俾復命茍惟不從是金無意於盟我何罪也大抵主和者徒茍目前之安遂忘父子君臣之義他日儻修先帝之怨亦不過臨時失信敗盟而已夫信者國之寶民之庇言之瑞善之主也茍信不繼盟何益哉且自古失信敗盟未有不身罹其禍而殃及後世者不可不戒也不可不慎也之道今月初四日已嘗具稟目少見野人區區之意明日遂有無為之行不果再

乾隆御覽之寶

詣屏著跧伏小舟中念古人身在畎畝心不忘君將次宜興復紬繹前日臨安之有得於街談巷議者為之書以獻庶幾有聞於吾君吾相而使敵計無所施馬轉禍為福實在侍郎一言干冒威嚴無任皇懼之至